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唐摭言卷十

唐 王定保 撰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巳之

所得易黄之所失疏奏留中黄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乾符中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

之人賦並無間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

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賷得之矣比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鳳髓不登於俎者其惟蔣君乎

海敘不遇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

五坦率否或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為朱袍紫袍紛紛耳

張倬者柬之孫也嘗舉進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經也

平曽謁華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絶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抛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来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為典謁所阻因賦一絶曰萬

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羅隱光化中猶佐西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絶於紙尾曰黄土原邊狡兎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莊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於世
温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啟中及第尋為山南從事詞人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畧曰蛾眉先妒明妃

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於荆南之塔橋舉進士二
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嘗賦一絶頗為前輩所推曰惆
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
個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
序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娱
賓友蘭陵掾淮南王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
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盃胡貌類

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𩋙䶳不自定四座親賓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徇俗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饑爾不蚕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容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為酒徒劉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

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兩浙衮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閒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蚤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鴒原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舊遊遥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詎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箇軍將何須以科第為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洒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愁跨蹇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詞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閣下澥即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讌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既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灼然不錯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為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栖白擅名詩曰忍苦為詩身到此氷魂雪魄巳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閬仙為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為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斸竹烟嵐凍偷秋雨雹腥遠平毋

鳳闕冷射五侯廳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饑飡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鵰復贈高僕射曰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来萬里身閑倚凌雲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復曰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復送人歸日東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誚其癖澁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刄頗攻騷雅常以百篇示洞洞曰大

見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絶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喜其所許洞三膀裴公第二膀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斆李長吉為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飢魂弔骨吟古詩馮唐八十無高車

人生如夢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為娱勸君日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欺我醉裡走龍多上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工輕巧詞多不載

崔櫓慕杜紫微為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如梅花詩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

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觧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迹復能為應用四六之文詞亦深侔章句

劉光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為長短歌尤能埋沒意緒竟不知其所終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丱聰悟絶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為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遨遊江左尤肆凌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顔標典鄱陽鞠塲宇初構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刋去一二

字嚴傑大怒既而標以匪毗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牛拽之磨去嚴傑以一篇紀之曰為報顔公識我麽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辟蘿盧子發牧歙州嚴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嚴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

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
篇詠詫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月照天下
奈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
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
舟不濶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史即席還
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
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於逆旅竟不知
其所終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島哭柏巖禪師詩籍甚及賀賦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苔覆石牀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法餘凍髭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頻下淚曽省到吾廬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

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絕壁兩三行雁過踈松復曰抛芥子降顛彿彿折楊枝灑醉猩猩廬山瀑布曰白鳥遠行墅玉虹孤飲潭皆𠕅出前輩開成中嘗遊豫章武宗朝准勑反初名甚喧然

胡玢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

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後改云桂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玢與李

隲舊交隲廉問江西兮旌不至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強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發蒙不與受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強記諸生異之復受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為

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
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劇燕蒲坂人也工為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
曰秪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為
人多縱凌轢諸從事竟為正平之禍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
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
花皆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

張郃等詩賦皆牓於都堂

任濤豫章筠川人也詩名蚤著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舡流他皆仿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騭廉察江西時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騭判曰西江境内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邑役不止一任濤耳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嘗為貳車屬意會貳車聘隣道虬請紅兒歌而贈

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

詰旦手書絶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周繊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詞賦擅名繊嘗為角觝賦

略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

手或云繊善角觝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緜以詩篇中第繁工八韻有飛

卿之風

何涓湘南人也業詞嘗為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

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携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詩在好知已惡及第門復為焚書坑詩曰竹帛煙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灰未冷関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

来鵠豫章人也師韓栁為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

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荆湘南返中和客死於維揚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絶咸通中初與来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魚腹誌一篇棨尤所推服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夐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觧李建州時為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及喬與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栖遠温憲李

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塲詩曰與月長洪濛扶踈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超羣木上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虚白兎宫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塲席多年以為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参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詞賦著名與徐夤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李巨川字下巳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為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為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内乾寧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勒諸王放散殿後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

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充黄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清宫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吴子華其中有形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咏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抜一峯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峯單騎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為縣吏一旦憤激為文有西漢

風骨者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鴈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薨匡復佐其子文政爲淮師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湯篔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闒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篔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

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恚而卒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氏凡十上竟
抱至冤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為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
墳典自娛因以博覽羣籍常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
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
唐實録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為述作號陳子正言
十五卷其詞賦歌詩别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
徵傳聞之復辟為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李凝古給事中損之子冲幼聰敏絶倫工爲燕許體文

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黄巢首級凝古詞

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絶一時天下仰風無何

溥奏諸將各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因玆減

薄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爲友

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

公作誌東野謚曰貞耀先生賈島詩曰身殁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月下寒天莊云不及第誤也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覧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

因面試一篇承命欣然捺𦢊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
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鐶壓轡揺玲瓏馬蹄隱耳
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
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
精炯炯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
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與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
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年未弱冠丁内艱他日舉
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登

壯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爲大水辭極言誹謗有夜入珍珠室朝遊瑇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真珠

李羣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修行楊公爲與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讐校

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聦悟文學之外尤善談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於姑蘇藏書萬餘卷詩

篇清麗與皮日休為唱和之友有集十卷號曰松陵集
中和初遘疾而終顏蕘給事為文誌其墓吳子華奠文
千餘言略曰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為子文無隅無邊
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為子文直上巔絶風下霜晴寒
鐘自聲發為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閒川長晝白間為
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其来莫當雲沈鳥没去其倐
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
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烟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以為氣焰温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狹斜著北里志頗述其事

李甘字和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注矣莊云不第悮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詞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劉得仁　陸逵　傅錫　平曾

賈島　劉稚珪　顧邵孫吴人　沈珮吴人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餘力

深究內典蹤是屢為浮圖碑倣歐陽率更筆法酷似前人庚子亂後萍梗江浙間無何有美姬為潤帥周寶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養由此名價減薄甲辰淮浙荒亂避地至廣州人不能知困於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於䦨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蒙頗窮易象著大順圖三卷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為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韻著

稱然隱才雄而麗疎鄙才清而綿緻咸通中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因茲舉事闌珊無成而卒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為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諢凝而已王大夫名與定保家諱下字同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請吳子華為表草無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諧矣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時人之口銜寃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録升三級便以特勅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寃人皆霑聖澤後来學者更厲文風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不為名而名随之名不為禄而禄從之是謂命自我立也小

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已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唐摭言卷十

唐摭言卷十一

唐　王定保　撰

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黄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栁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衆名內道場為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詞崇職授天官復黜之仍顯揚其過策後為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為謀府策極力媒孽崇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為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擊節不已維待

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卧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閬仙名島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

浮艷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常跨驢張蓋横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黄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满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吉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

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責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為詞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䳇才高却累身且飲緑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蚤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録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問祜之詞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

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説孟浩然身更不疑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
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
給筆硯璘縝絺𢬵腹往来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黄
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
毫而就時風雨暴至數幅為廻飈所卷泥滓沾漬不勝
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
矣時未亭午已構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

在試限請屈来飲酒黄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庶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奏五人源重楊知至楊嚴鄭朴竇緘奉勑特放楊嚴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弔詩曰由來梁鸞與冥鴻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謾隨

郗氏律長天獨遏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趙渭南貽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以德報怨

裴坦舉宏詞崔樞考之落第及坦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賈泳父俻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常佐武臣倅晉州
昭宗幸蜀三牓裴公時為前主客員外客遊至郡泳接
之傲睨公嘗簪笏造泳泳戎裝一揖曰主公尚書邀放
鷂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贄頗銜之後公三主文柄泳
兩舉為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泳潦倒可哀吾當報
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疎

宋人許晝閩人黄遘遘嘗宰滑州衛南與晝聲跡不踈

先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遘謗書嘗咎背矣晝性卞急時內翰吴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晝知巳一旦晝造二君子自辨因祖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晝遘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尋以啟事温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巳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吴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懼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為郎吏亦寓於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畧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怨怒 懟直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内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於屏風而去詩曰曽共山公把酒

危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漸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為將来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来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塲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

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緑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張後於三牓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讐校縱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乗馬逆珏共賞絶藝珏應召而至

公從容為容請一篇珏方懷拂欝因以發洩所蓄詩曰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憐得董亭蘭公大慙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横海殊量干霄偉材欝為能賢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為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遏姦邪其為郎官也則彌綸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專掌綸綍翺翔掖垣其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握

純鈎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能下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葵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噂㳻少小不為遽篨戚施平生所恥故得從遊君子厠跡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匆蕘公往在臨淄請僕為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賞斟酒臠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

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官資衆識許公榮陽勃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為榮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覩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是時春寒正值雨雪俱秉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為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其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

斯可為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蚤已酸寒復加屯躓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頼僕儋裝未空同舋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憨嫗提携破筐頻来掃除共為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為貧士於焉貰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摻袂悽然雖限

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吝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還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為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佩戴空極畫覩朝儀若在鈞天如臨玄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

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鴛鴦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迴末職官連兩載事等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闈差池接席掎摭之務仰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詞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祁奚僕閒善必驚是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疇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于此猶有可論况僕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稱揚故為繁冗今公全德之

際顧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非勢利相趨蚤為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為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為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倫與辨明察于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緣踈情自取播遷顧三省而多慙甘一黜而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閩適越染癉纏痾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作班鬢難

為壯心常情尚有咨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媿
揶歈徧覩昔人沉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卻貴自達十
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
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
流不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盻生先剪拂
增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詞乎即有言而莫從
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
敢望也復恐傍人疎間貝錦成章僕既無負于他人人

豈有嫌于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優難重爾
嘗試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於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
明便起猜嫌俄成釁隙廉藺獨能生覺蕭朱杳不深知
倫出時談可為殷鑒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
祇應吏道僕于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于幹蠱專精
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為
器者尚掩微瑕傷木為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
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巳久小郡偏州常才為之嗟

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問人欲奚為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皆負聲華豈無知已不與年壽相次殁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即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不柰吾儕多從児録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於公是謬自頃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寵辱何殊喜愠無别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有永

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暮落
始富終貧范卷簀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顯而貴折
臂猶亨飜覆何定波瀾飄飄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性
干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往来賓客縱横馬少憩
鞍人當倒屣俸禄供幣蓋不足云筋力漸衰故難堪也
儻少乖阻即起憾詞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理在加
以物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于河内控帶泉石
交映林亭蜜邇太行尤豐藥物素書數千卷足覽古今

子姪五六人薄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圍碁

別成招隱風來北牖月出東岑往往觀魚時時夢蝶唯

開一徑懶問四隣潘岳於是閑栖梁竦由其罷歎行將

謝病自此歸耕儻不遂微誠明神是殛遠陳本末之事

庶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唯納休謐出處方異會合無

期顧以加飧匪惟長憶不具張楚白

任華戇直上嚴大夫牋逸人姓任名華是曾作芸省校

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之童奉牋于御史大夫嚴公

麾下僕隱居巖壑積有歲年銷宦情于浮雲擲世事于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非求名非求媚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凌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于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曩日迴青眼于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敢不成公之美事乎是將授公藥石之言療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

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申之以喜色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善聽之何者當今天下有譏諫之士咸皆不減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闞在于怒且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論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項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應招怒于時人禍患之機怨讐之府豈在利劒相擊挍戟相撞其亦在于辭色相干拜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秀獲罪嵇叔夜為鍾會所圖古來此類盖非一也公所

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為深誡乎必能遇士則誡於倨撫下則弘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憂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華與庚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昨遷拜中憲臺閣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辛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袞相期衆君子聞之當仁矣華請陪李太僕詣闕庭公乃

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為卓絶負寃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槩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兹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耳况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為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曽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常杖

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
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常以為受人恩不易
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
建母喪家貧假貸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
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
呂之故誅辟陽侯而建以曾往来亦受其禍是知相知
之道乃是禍福存亡之門固不易耳僕一到京華常以

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耳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剪拂由是以公為知已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益知公懿德弘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輒不自料而有所丐於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為壽僕終不顧況肯策款叚崎嶇傍人門庭開强言乎矧僕所求不多公乃

曰亦不易致即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輟于已方可以成濟物之道公乃曰分減豈輟已之義哉况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傾聽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為閑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失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

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為之執綏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

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于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洗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廸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醪博徒者遊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

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晩耶抑又聞昔有躄者恥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賔客別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因君為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即日斬美人頭造躄者門謝焉賔客由是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况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即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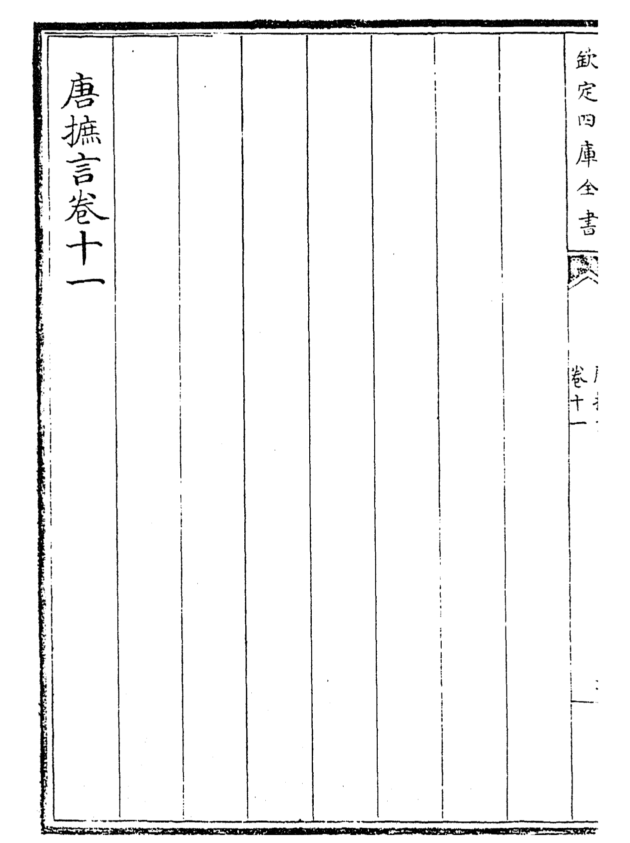
崔國輔上何都督履光書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責以為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悅人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修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涉于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為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貴今之有禮者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為

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常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以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為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懦次之華宜君公不禮蕭曹為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鞭於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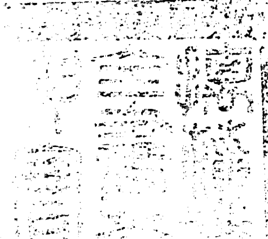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濵滉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顔無因而前不可識其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載詣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其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於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食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

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貸望甘棠而嘆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為諂言之危人不以為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來未有如丘之聖者儒有用言干進幾乎若乃交道匪終得言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唐摭言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瞿槐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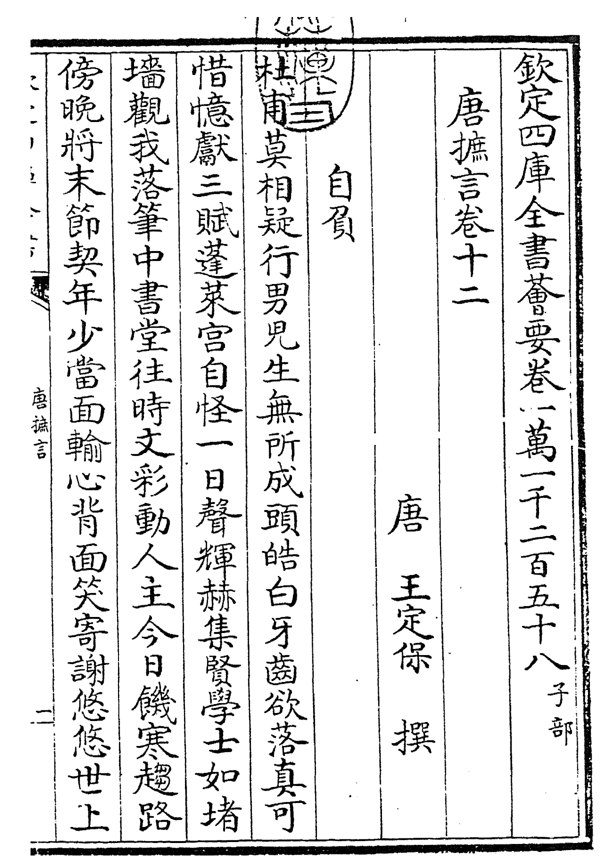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唐摭言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八 子部

唐摭言卷十二

唐 王定保 撰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傍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

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左丞紈袴不餓死儒冠多悮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蚤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將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自謂頗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化淳此意竟蕭索行謌非隱淪騎驢三十年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

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効貢
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快快只是走踆踆今欲東入
洛即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迴首清渭濵常擬報一飯
况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并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
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人及出身
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
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叅選請受萬年録事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赤録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進士欲奪則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争開路閥閲山東拄破天

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甞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

盧延讓業癖澁詩吴翰林雖以賦卷擢第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贄卷中有説詩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為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惡罵来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為閽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牓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陽明年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两京上皇還京師夫立聖德大業者必有謌頌若今謌頌聖德刻諸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盖稀矣

王適侍郎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直見黜

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路歌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衆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汙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有緱山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凴

夫子見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氷蚕乍吐絲直須天
上手裁作領巾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袁參頓首謹上
梁公閣下參將自託于君長為君用欲之乎且參之託
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懐相印不失通侯壽客滿堂
黄金横帶則參請以車軌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
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之
時遘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翳翳之

身眇眇之命伏死一劒以白君冤使酷敎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書不得見察卒至免逐為天下笑則参以二寸之節三寸之舌抗義犯顔觧于闕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汙君矣君有盛怨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議欲侵君則参請以直詞先挫其口不爾則更以沓血次汙其衣見凌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萬歳後而君門闌卒有飢寒之虞則参請觧参之裘推参之哺勉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憂不能

累君矣此五者参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参於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便欲自托於君長為君用得無不知参意而疑参妄乎然妄人實亦有之何也参行年已半春秋客復數載黄金盡烏裘敝脣腐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有慰日暮途遠不知所為然獨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顧見誠使得慰親恐懼参聞言為必聽者出義為知己者行丈夫雄心能無感激

況今以親親之故而祈德於君使君歡然卒不見拒爾後即參尚何面目遂得默默然而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間參所必有如使參敢負于君者則鬼神之靈共誅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偉才四入為相艱難情偽君盡知之至于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參之五利而許君乎參必愚儕鯫生而自守取咎爾則君之相士何其偷耶至愚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參今亦不敢盛稱譽上

紿於君然竊自言之正參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參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參顧此時坐而相棄語曰厚利可愛盛時難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蒯人之泣乎昔蒯人為商而賣冰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蒯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於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進且不得冰二者俱亾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賣冰之秋

而士買氷之際有利則合豈宜失時苟使君强自遲回至氷散則君尚欲開口其事焉得哉願少圖之無爲蒯人之事也參頓首

輕佻 戲謔嘲咏附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

徽有慼因潛啟閲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地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而巳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秖為從来學詩苦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入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而昌圖潛記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之詞

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咨諧戲即命二僕舁苦海于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先業常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為吳語謂先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先業為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先業為取其人再曰便于託煎一椀茶得否先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先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啟頗叙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為後進

窮相骨頭

羅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營丘辨士或獻空籠

賈島不善程式每自叠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常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朗吟曰

左金烏而右玉兎天子旌旂羙遽請下句昭緯應聲荅曰上李糸而下王荛小人行綴閒者靡不闃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荛當制略曰陵轢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鄭光業材質瓌偉或嘲之曰今年䇿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

人也苟得其道自方於舜不為之太過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參以五利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獒之戒君子其惟慎諸

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錦襖子半臂袖刺謁之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慚不稱耳既而復易之紅錦尤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夾纈數匹璘翌日以中单襜褕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矣

酒失

崔櫓酒後忤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麯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略曰自茲因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人多記之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乎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于是少解

韓衮咸通七年趙隲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屢賞歐陽琳文學衮睨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愕然爲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蔣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来突衆皆榮之衮厲聲曰賢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来此得否相公錯愕而去及泳

歸公庭責之曰席内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
是同年莫敢與之歡醉矣
史萇上李中丞書禍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
塵忝下賓而抵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審萇豈非知禮
之人豈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馬塵十有三載盃酒歌詠
久嘗提携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賜賞鑒辟書府及陪
接萬里星霜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願固有干觸此盖
命之牽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

間東馳西走肝膽塗地竟無所成鬚髮班白幸逢推薦恩命垂至自貽顛危昏昏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與豈非命與且初坐之時每舉一盞酒未嘗不三思其過似覺體中有酒亦哀請矜量既對衆賔復不敢苦訴俄而迷亂乍合若恠魅以凴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剥中丞縱寛以萬死甚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决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蚤孤中年未婚晚乏兒息封樹何日先靈靡安痛比纏廹乞哀殘喘今髠剪

首髮自為毀賁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旋旆之日願
隨一卒步走後塵洗節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舊恵
戀戀故人無任憂悸感切之至謹投書閤下荒辭無叙
萬不申一仍憑押衙口衷謝不宣甚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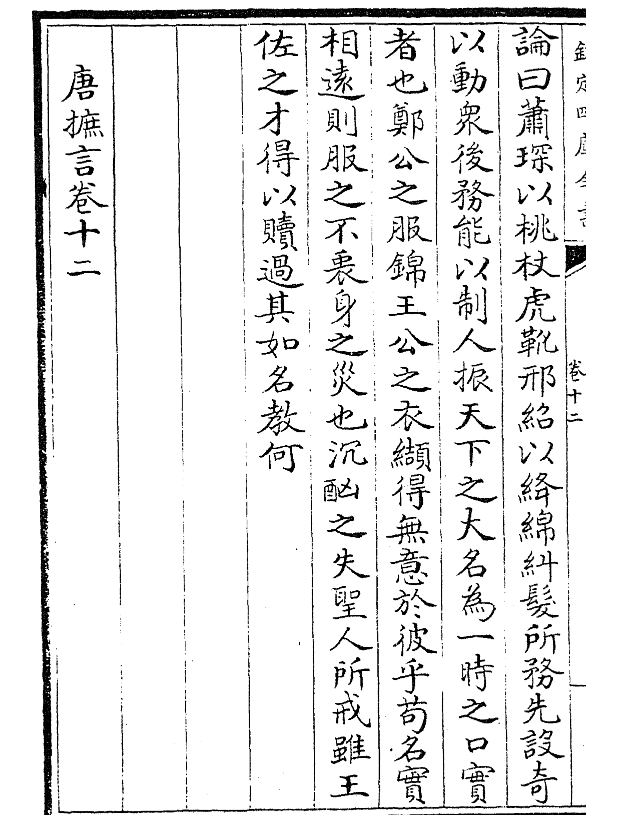
元相公在浙東時賔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争令擲
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醒來乃作十離詩上獻府
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
客不得紅絲毯上眠

犬離主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

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筆離毛
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貌郎君墜
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
上錦裀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咬咬啣泥穢汙珊瑚簟
不得梁間更壘巢燕離巢皎潔圓明内外通清光似眼
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
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輪鈎無端擺斷芙蓉朵不

得清波更一遊魚離池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兎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鷹離主　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為緣春笋鑽墻破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　鑄瀉黄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為遺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　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邉還折舊年梅年年衹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咏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鐏前百事皆依舊點檢唯無薛秀才元公詩



論曰蕭琛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綿糾髮所務先設奇以動衆後務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為一時之口實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衣纈得無意於彼乎苟名實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沉湎之失聖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

唐摭言卷十二

唐摭言卷十三

唐 王定保 撰

敏捷

王勮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閤受册有司忘載册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勮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

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凭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為温八吟

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韵好喫煎餅凡一箇煎餅成一韵爍然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内反正既御樓内翰唯吴子華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曽不頃刻上大

加賞激

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窓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白中令鎮荊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發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罇前喜氣麄盧荅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

闕外分憂寄不稱賔筵語氣麄公極歡而罷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為支使南座有屬意
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巡巡裹手拈無因得
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
尖
柳棠謁梓州楊尚書汝士因赴社宴楊公逼棠巨魚棠堅
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盞何曾解
喫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遭著老尚書棠應聲曰未

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宴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媿鯤化為鵬也不難

栁公權武宗朝在内廷上常怒一宫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絶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悦賜錦綵二十疋令宫人拜謝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為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啟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剌船誤為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為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牋紀一絕曰滿額鵝黄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之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紀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祇應學得虞姬婿書字纔能記姓名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憩于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燃湯路傍着個滄浪峽真是將閑攪撩忙

裴廷裕乾寧中在内廷文書敏捷號為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為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

歲左遷今閒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搆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泊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泊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泊為急灘頭上水船也

矛楯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祜常與狎讌公因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應聲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桅

沈亞之嘗客遊為小輩所試曰봉改令書俗語各兩句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羮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祐矛盾之曰鄙薄問頭之誚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為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絶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兎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龍丘李主

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閤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丘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丘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干嗜鮓只見半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胯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嘗遊明州慈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為明州牧李時為都官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

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為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文公以觀文止高乎當世蓋謂已高乎古人也

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閒浩虔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賦逾已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啟緘

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日麗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于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

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惟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野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論曰搆思明速稟乎生知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楯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謗議

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自云山東野客移書于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奇童入仕有

方朔之專對無枚臯之敏才佳句推長竿妙入神善謔稱名字不正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命偶良時身居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責此虗名負其美稱今年聖上虗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權所期公有獨見之明清平為首豈意公有專恣之行高下在心且數年以来皆無大集一昨所試四方畢臻公但以搜索為功糾訐為務或有小過必陷深文既毁其髮膚又貶其官序孝子虧全歸之望良臣絶沒齒之怨豈以省闥從容之司甚于

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畏上
下使聖主失含弘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
上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塵黷
頗多呈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懾選士膽
驚內以承寵承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且兩
京常調五千餘人書判之流亦有碩學之輩莫不風趨
洛邑霧委咸京其常衮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衮以小道
矯俗以大言誇時宏詞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

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于王言豈一句在于人口以散鋪不對為古以率意不經為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下之才以自稱為已高以少取為公道故郤至自伐稱兵處父尚云終喪其族以兹偏見求典禮闈深駭物情實乖時望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代同體衮云親奉密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容衆之意耶為近臣而厚誣于處士之橫議甚不可也況杜亞薄知經籍素慒文詞李翰雖

以詞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慎舉人自貽伊咎又常衮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語對史皆未黠對考為下等先翰有常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常無欲云在凌室而須開闕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廸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罔而先賢安可誣也今信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為頭以敢告車軒為尾初類是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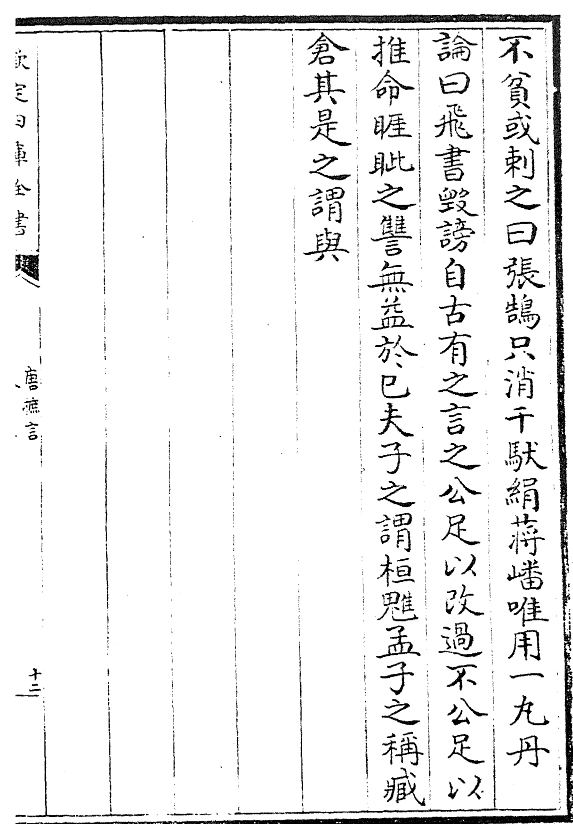
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盤對于王府非惟問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堪入覼縷張載華以江皋對纏洛朱郃南以養老對乞言理目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則因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于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囂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心況宏詞大國先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弗收常衮大辱于國豈以往來敗績

自喪秣陵之師今日復讐欲雪會稽之恥雖擢須賈之髮豕不足以贖罪負廉頗之荆公不足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詞固違明勑欺天必有大咎凌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明公以此求相實負蒼生況公為主司自合參議信豕等升降由已取舍在心使士子含寃不得申結舌不得語罔上若是欺下如斯豈以天聴蓋高帝閽難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美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能保家

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曰三銓選客不須嗔五個登科各有因無識伯和憐吉獠弄權虞候為王申載華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入舍人莫怪郃南書判好他家自有景監親

顔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勲烈謂標魯公之後故擢之巍峩既而問及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顔標作魯公

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黄巢方熾因為無名子
嘲曰主司何事厭我皇䳸把黄巢比武王
趙隲試被衮以象天賦吏放韓衮為狀元或為中貴語
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衮以象天吏放韓衮狀元得無
意乎隲由是求出華州
劉允章試天下為家賦為拾遺杜裔休駮奏允章詞窮
乃謂與裔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裔休尋亦改官
光啟中蔣嶚以丹砂授善和韋中令張鵠吳人有文而



不貧或刺之曰張鵠只消千馱絹蔣嶠唯用一丸丹

論曰飛書毀謗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公足以

推命睚眦之讐無益於已夫子之謂桓魋孟子之稱臧

倉其是之謂與

唐摭言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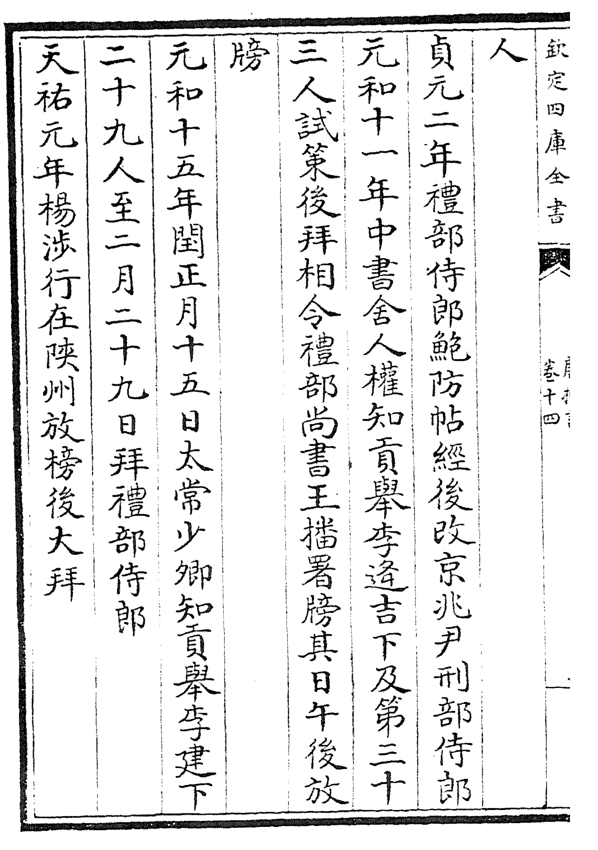
唐摭言卷十四

唐 王定保 撰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楊浚四牓共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

至德二年駕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後至大歷二年拜禮部侍郎聯翩四牓共放八十



人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

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

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牓其日午後放

牓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

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陜州放榜後大拜

二年張文蔚東洛放牓後大拜

主司失意

大歷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薦托不得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並不得與生徒相見後十年門人田敦為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陳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

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嶶貶江州刺史

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授王起

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牓後發覺責受

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

年五月量移虢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宇文瓚制勑朕體

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

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

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蚤以藝文荐升華顯清貞

不磷介節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
司貢籍期盡精研既叅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
或致其紛拏牓掛先塲進退倫間其差互且昧泉魚之
察徒懷氷蘗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
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勲
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兼知貢舉敗闕表臣某言臣謬掌
貢闈果兹敗失上負聖奬下乖人情實省巳以兢慙每

自咎而惶灼猶賴陛下猥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繼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稟朴愚材昧機變皆為叨據果竊顯榮一心惟知効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緣舉職統旆身流嶺外望絕中朝甘于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寳恭行孝思詢以舊臣徧霑厚渥

臣遠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丹墀俄俸紫詔任掄材于
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
思惕厲粗免悔尤已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
具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
詞科推公過即怨讟並生行應奉即語言皆息為日雖
久近歳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剸徒以副陛下振用明
時至公是以不聽囑論堅收沉滯請托既絶求瑕者多
臣昨選擇實不屈人襟文之中偶失詳究扇衆口以騰

毀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懇而未得敷陳奉詔命而須乘郵傳罷遠藩赴闕還鄉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别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勤郡政緝綏郭邑訓整里閭必使獄絶寃人巷無横事峻法鈐轄于狡吏寛宏撫育於疲甿粗立微勞用贖前過伏乞陛下特開睿鑒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奉公秉持直誠常逢于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嗟寫肝胆而上告明君希哀殘而得還帝里豈望復升榮級更被

寵先願受代于蘄春遂閑散于輦下臣官爲牧守不同

藩鎮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聽而知在何時備煩詞

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于遐陬夢

寐尚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屏營之至

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倣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薛扶狀某昨者出官之

由伏計盡得于邸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寔深某自守孤

直蒙大夫眷奬最深輙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兾當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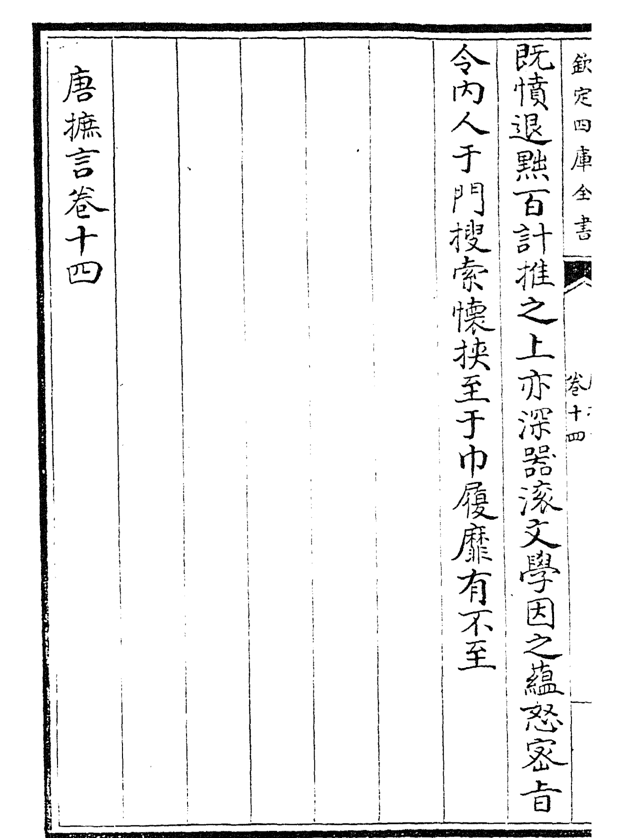
副虛襟鑒雪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其叨
歷清榮不掌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珥貂載筆
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壅遏末俗蕩
滌訛風刈楚于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箝吹
毛豈惜其一言指頬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謗皆由拙直
竊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勑下後牓示南院外
内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文書歛怨之語日已盈庭
後禮部舊吏云常年例得明經一人某面責其事即嚴

蘆葦然皆陰蓄狡恨求肆蠹言致雜文之差互悉羣吏之搆成失於考議敢不引過又常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是舊知先當垂翅靈蛇在握棄而不收璞鼠韜懷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脅制于一時遺恨遂流于他日今春此輩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書某堅守不聽惟運獨見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纔數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門館日夕即與子弟不生為輕小之徒望風傳說曰筆削重事閨門得專某但不

欺知白之誠豈畏如簧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廷
望薦一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奇嶺嶠到
鎮日相見之後果有詞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
人傳是蕃竟外親嶺南巨富發身財賂委質科名扶即
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絶多嶺表之時寒苦可
憫魯與月給虚説蕃商據此謗言豈粗相近况孔振是
宣父胄緒韓綰即文公令孫蘇鶚故奉常之後鴈序婁
高而風埃久處郴告是郴州之子鳳毛殊有而名字陸

況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煩於簡牘不敢具載其裁斷自已寔無愧懷敦朝廷厚風去士林時態此志惶撓豈憚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奸邪計勝衆情猶有惋嘆深分却無憫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豈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猜疑悶莫喻尊崇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粗陳本末希存舊知臨紙寫誠含毫增歎時垂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乾寧二年崔凝榜放貶合州刺史先是李溪附於中貴



既憒退黜百計推之上亦深器滚文學因之蘊怒密音令内人于門搜索懐挾至于巾履靡有不至

唐摭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一 子部

唐摭言卷十五

唐 王定保 撰

雜記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勑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治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

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勑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勑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匹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為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楯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貞觀初放牓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于牓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牓頭竪黏黄

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衮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頊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

進士舊例于都省考試南院放牓（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于此凡板榜及諸色條流多于此列之）張牓墻乃南院東墻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牓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里决破棘籬（籬在垣墻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後来多以虚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為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面試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牓上以紅戕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鎬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于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于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覺後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高祖呼蕭瑀為蕭郎

宣宗呼鄭鎬為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于靈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墻

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丸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

令孤趙公大中初在内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階下俄傳呼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惟至尊方有之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

學士既赴名中貴人頗以絺綌為訝初殊未悟及就坐
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餡食之
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兹苦河魚者數夕上竊知
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甞有損銀餅餡皆乳酪
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踘
于太平里第球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
急名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

酒兩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許宣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飄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更踟蹰南山賔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初趙相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為東府

試官所送進士也

開成中戸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即尚書妹婿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内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椀饒兄用罨畫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娄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鎮荆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時石猶在鎮故賀詩曰賔筵初起曽陪鐏俎之

歡将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此李隲之詞也時為節度巡官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将已為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崔安潛鎮西川李鋋為小将廣明初駕幸西蜀鋋乃蜀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僚耳曾趨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于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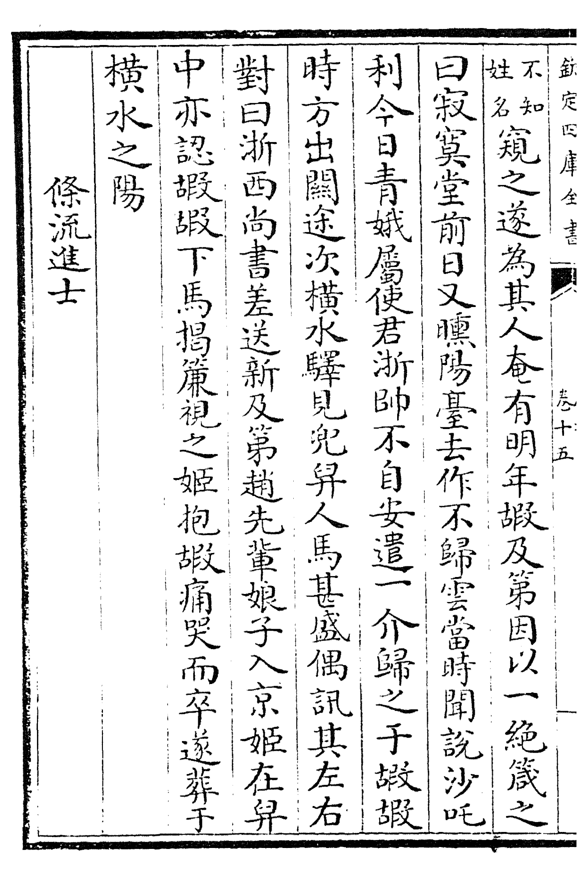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為澤潞小將曰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視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為方面交代公曰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鎮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名與語貧道為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鎮維揚舉破龎勛有功先是

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既而難于爽信即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即處公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韋承貽咸光中策試夜潛記長句于都堂西南隅曰褎

衣博帶滿城埃獨上都堂納試廻蓮巷幾時聞吉語棘
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
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白蓮千朶照廊明
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
光化初幾為埒壇者有所廢楊洞見而勉之遂留之如故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
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於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
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會中元為鶴林之遊浙帥



不知姓名窺之遂為其人奄有明年蝦及第因以一絶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于蝦蝦時方出關途次横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尚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蝦蝦下馬揭簾視之姬抱蝦痛哭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陽

條流進士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相國魁梧甚故有此句

閩中進士

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于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筯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因幸東

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
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
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為哀辭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衮
為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衮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
作文辭者親與之為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
未幾皆化翕然于時詹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
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于國子四門助教隴

西李翺為傳韓愈作哀辭

賢僕夫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以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常見在床前同人醵

絹贈行皆有繼和尋本末未得

盧鈞僕夫已具宴集門及鈞孫肅僕夫並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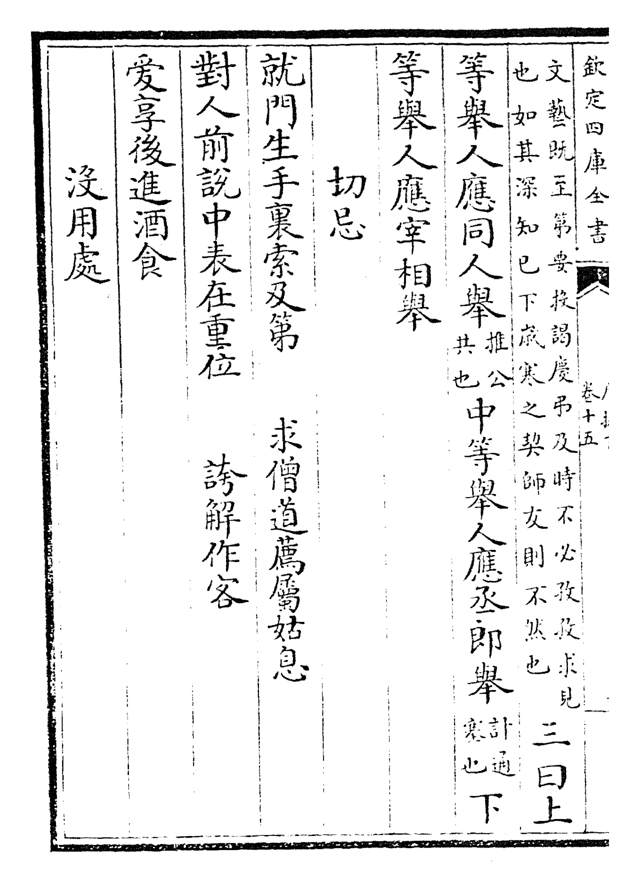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一僕傭以資日給其文頗勤勤叙之而不記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譙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内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窮措大有何長進縱不然堂頭官人此輩為堂吏為官人豐衣足食所往

無不克敬䩓然曰我使頭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皆大笑時譙公于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鎮成都臨行有以郵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既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舊話

一曰聞多見少跡静心勤省閑遊事知已也卷頭有眼投謁必其地也肚裏没嗔得失筭命羣居用和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古人有言見多成醜之謂也凡後進遊歷前達之門或慮進趨揖讓偶有蹶失則雖有恒跡之文終負生踈之誚故



文藝既至第要投謁慶弔及時不必孜孜求見也如其深知已下敬寒之契師友則不然也

三曰上等舉人應同人舉推公共也

中等舉人應丞郎舉計通塞也

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

求僧道薦屬姑息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

誇解作客

受享後進酒食

沒用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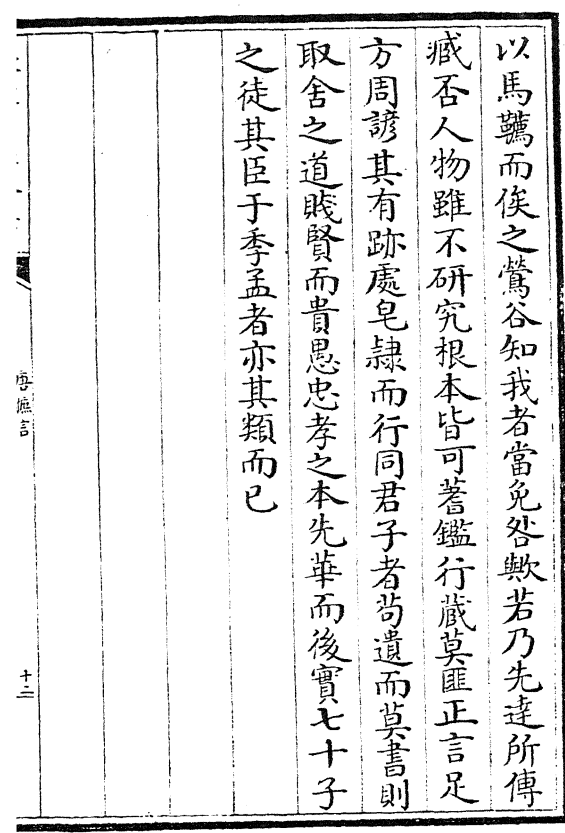
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遥苗晉卿等主試禄山請重試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二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人謂之拽白

高湜者鍇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個蜣蜋推一箇屎塊不上蓋高氏三牓每牓四十人

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即問曰賢弟蚤晚應舉昭儉知難而退

論曰七情十義靡不宗于仁而祖于禮者矧乃四科之

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辯口利詞垂于簡編侔于粉繢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踵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光不耀者其惟聖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為岸谷以含毫吮墨為末事以察言守分為名流洎乎評品是非適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詞發一論者能無媿于心乎故僕雖題親咏折衝罇俎者皆列于門目斯所以旌表聰敏而矛楯榛蕪也亦由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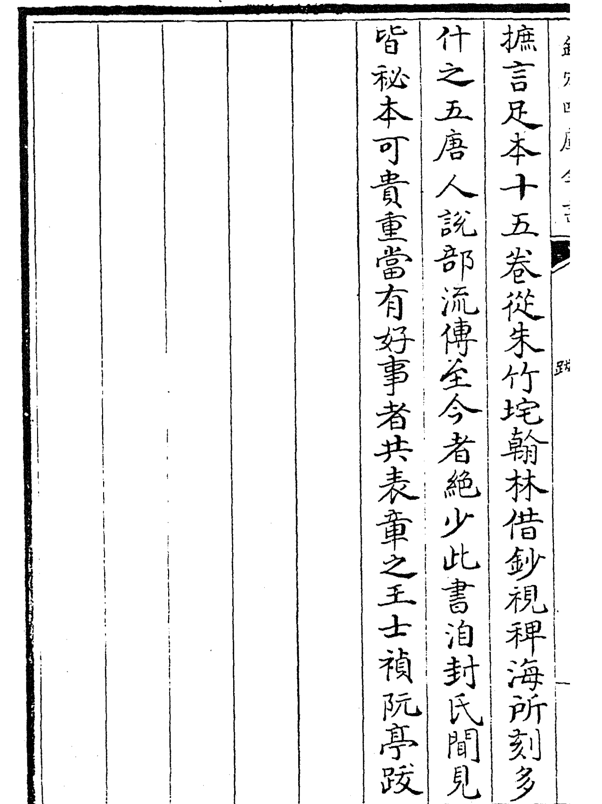


以馬驕而俟之鶯谷知我者當免咎歟若乃先達所傳
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鑑行藏莫匪正言足
方周謗其有跡處皂隸而行同君子者苟遺而莫書則
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
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唐摭言卷十五

唐以進士為重摭言所載宬為詳備刋之宜春郡齋與好事者共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鄭昉

唐重科目舉措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摭言小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奈流傳者寡又為末學所刪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獲之京師慈仁寺集乃定本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刋於宜春郡吳江徐電發近録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畧同當就其校讐譌字發雕焉朱彞尊竹垞跋



摭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視稗海所刻多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絕少此書洎封氏聞見皆秘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王士禎阮亭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